

文稿

## 泰華司馬攻散文的文化內涵

吳佳怡\*

### 摘要

司馬攻(1933-)，是近數十年來泰華文壇的領袖人物之一。在散文創作方面，司馬攻無疑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居領先地位。題材涉及自然景物、藝術、建築、飲食、歷史、社會文化等方面，思想深刻，寓意寬廣，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較高的文學價值。特別是他對中國文化的眷戀和對泰國文化的理解。

本文分為四個部分，論析其文化內涵：(一) 司馬攻的生平及社會歷史背景。從歷史文化背景方面，對司馬攻的生平及作品進行敘述。(二) 中國原鄉情懷。把自然景物、藝術文化、建築文化、飲食文化等，表現了海外華人對故土的不分割的特殊感情，顯示了作者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民族情感。(三) 華裔泰國文化的視野。探討泰華本土文化及泰國社會問題的反思，對於生態文化、交通以及夜生活的色情娛樂的問題進行分析。

(四) 泰華文化的歷史交流。探討及分析作品中的歷史交流，不僅是經濟、藝術、歷史、飲食文化等。

**關鍵詞：**司馬攻、散文、文化內涵、原鄉情懷、文化交流

### 壹、前言

司馬攻是近數十年來泰華文壇的領袖人物之一。他是泰華作家協會的主要領導人，為泰華文學的繁榮和作家協會隊伍的發展，付出了極大的心力。他的文學創作主要是散文作品，其中的文化內涵，內容很豐富，有不少細膩的筆法、生動的描繪。所謂文化內涵，「是指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設計，它不僅包括具形而可觀察得到的生活存在必需的物質工具文明、人際關係的準則規範，以及表達內在情操的藝術、文學、音樂以至宗教、信仰等等，而更重要的也包括那些不可觀察而作為一個民族生活設計

---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準則的價值觀念、邏輯思維、象徵架構，以至於理想典範等等。」<sup>1</sup>司馬攻的散文作品富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包含自然景物、山水風光、藝術、建築、飲食為題材的作品等。這些作品，其題材在中國的方面，抒發思鄉懷舊的情感，在泰國的方面，表示了作者對泰國本土懷著深厚的關愛，意味著作者對泰國民族及文化的認同。

本文依據1998年廈門鷺江出版社出版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所收司馬攻自己主編的《司馬攻文集》，以及八音出版社出版的《泰國瑣談》，試就其中的散文部分為主，論析其作品的文化內涵。

## 貳、司馬攻的生平及社會歷史背景

司馬攻（1933-），本名馬君楚，他的祖籍是中國廣東省潮陽縣。他寫雜文時常用筆名「劍曹」，寫散文和詩歌時則用「田茵」、「陳齊」等，但他用得最多的筆名是「司馬攻」。6歲時回家鄉讀書。他在〈故鄉的石獅子〉中回憶他兒時在家讀書的情景：「童年時，我曾在祖祠補習過古文」，「教授古文的老師是鄉中一位族長」。<sup>2</sup>童年歲月對古文的學習，為他以後從事文學創作打下了扎實的文字功底。可以說，整個少年時代都在潮汕平原度過，富於特色的鄉風習俗、人文景觀，乃至一草一木都使這位海外遊子終生難忘。這樣，當他在商餘執筆為文時，他急於要表達、要傾訴的自然也就是對故鄉的思戀之情。17歲那年他便離開中國故鄉到泰國謀生，定居泰國後又接受泰國文化的薰染。這種獨特文化背景經驗，使他既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認同感和歸屬感，又對泰國文化滋生了感情的融匯，因而他的作品：

能從一種歷史跨度和人類文化視角去審視泰華社會的現實社會，即從一種歷史時空、地域環境、傳統民俗中人的生存景況和人生世相。<sup>3</sup>

從而構成了具有特殊風采的文化內涵和人文精神。司馬攻重遷泰國後，為振興馬氏企業，21歲就投入商場。經過一番艱辛的創業歷程，無論在文壇

<sup>1</sup> 李亦園主編：〈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文化的圖像（上）--文化發展的人類學探討》（台北：允晨，1992年1月），頁125-126。

<sup>2</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3。

<sup>3</sup> 饒芃子，〈中泰文化融合與泰華文學個性〉，《海外奇葩：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集》（廣東：暨南大學，1994年），頁135。

或市場，他都獲得了成功。他是泰國馬氏宗親總會副理事長。在文壇上，他是永遠名譽泰華作家協會會長。<sup>4</sup>在商場，他是現任泰國五福織造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司馬攻不僅是商界的知名人士，而且還是泰華文壇知名的散文、雜文、微型小說、文藝評論作家。他的散文作品構思精巧，內涵深邃，格調清雅，令人回味無窮，「在泰華文壇可謂首屈一指，無論數量和品質都居領先地位。」<sup>5</sup>他的雜文「在繼承中國雜文的優良傳統上有所創新，把散文優美、抒情、活潑、自由、舒展的特點巧妙地運用於雜文的寫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世界華文評論界的一致好評。」<sup>6</sup>他的微型小說「質量甚佳，而且在理論上對微型小說的創作特點和審美價值及其在海外作家中的地位 and 影響，都作出深刻的闡述，對有關作家還寫出了專文評述。」<sup>7</sup>

司馬攻為人真誠厚道，在泰華文學界中享有很高聲譽。他熱愛家鄉，懷念祖國，胸中永遠激蕩著眷戀故土的熾熱情懷。他的寫作興趣長年持續不減，作品因此也就源源不絕地發表，先後出版有《明月水中來》(散文)、《踏影集》(雜文)、《挽節集》(雜文)、《湄江消夏錄》(特寫)、《夢餘暇筆》(隨筆)、《演員》(微型小說)、《獨醒》(微型小說)、《小河流夢》(散文)、《人妖·古船》(散文)及文藝評論集《泰華文學漫談》、《司馬攻序跋集》等。<sup>8</sup>1998年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泰國卷》10卷文集。<sup>9</sup>2000年主編《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32冊。他曾先後擔任國內外文學評獎評審委員二十多次。他的文學創作因立意高遠、構思不俗，文字洗練多姿而富於個性特色，語言精妙豐富，簡潔深刻，風格別開生面，因而頗引起海內外華文文學研究者和評論家的關注。

<sup>4</sup> 楊玲，〈[夢莉當選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會長](#)〉，《華文文學》第2期(2010年)，頁73。

<sup>5</sup> 張國培，《20世紀泰國華文文學史》(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頁127。

<sup>6</sup> 張國培，《20世紀泰國華文文學史》(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頁146。

<sup>7</sup> 張國培，《20世紀泰國華文文學史》(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頁146。

<sup>8</sup> 公仲，《世界華文文學概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6月)，頁555。

<sup>9</sup> [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第二卷)(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年)，頁504。

### 參、中國原鄉情懷

司馬攻的散文作品題材多以懷鄉為主，訴說遊子在海外生存開拓，掙扎反抗的辛酸血淚，以及他們無論在任何環境下都嚮往祖國母親，期盼祖國繁榮強大的熾熱情懷。<sup>10</sup>他把自然景物、藝術文化、建築文化、飲食文化等，特別是「石獅子」、「石橋」、「功夫茶」、「山」、「湖」、「水仙花」，表現了海外華人對故土的不分割的特殊感情，顯示了作者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民族情感。司馬攻的「原鄉懷舊」之作，確實具有「文化鄉愁」的意味。

〈故鄉石獅子〉，是表現司馬攻故土情懷的代表作品。這篇散文寫童年時代祖祠門前的兩頭石獅子，精彩之處，是作者以稚拙而略帶幽默的筆致，賦予沒有生命的石獅子靈活現的生氣：「它們瞪著圓突突的眼睛，半開著笑口。」<sup>11</sup>它向「我」打招呼，「我」也瞪著眼和它對視。不但如此，他還寫「我」將手伸入石獅的口中，轉著石珠，企圖將石珠從石獅的口中取出來，可是想盡了辦法，總是取不出來。

司馬攻說他從小就對石獅子有興趣，每次見到石獅子便要仔細地觀察。在離開故鄉後，見到的石雕獅子更多了，歐洲的，泰國的，緬甸的，甚至在泰國也看到了潮州的石雕獅子，可是作者發現它們口中少了那顆石珠子，不由不讓人感到陌生，感到遺憾而駐足。因為，歐洲的石獅子太寫實，但藝術性比不上中國任何時代的石雕獅子。而泰國的、緬甸的，又都受到中國石雕藝術的影響，雖線條優美，但還是不敵故鄉的石獅子親切：

**來到了泰國，見到了泰國式的石雕獅子，和緬甸式的石獅子，它們的造型受中國石雕藝術的影響很大，所以在形式和風格上和中國唐代的石雕獅子相差不多。泰國潮州會館正廳前面，也有一對青石雕的獅子，是屬於昂首挺胸，前肢長長挺立，後肢屈坐著的仿唐石獅。看來十分威武，但我卻覺得少了一些切感，尤其是它們口中少了那顆石珠子。<sup>12</sup>**

四十年過去了，司馬攻看過了許多不同國度、不同朝代的石獅子，但他總覺得即使風格類同故鄉潮州的石獅子，也總不如童年祖祠門前的兩頭

<sup>10</sup> 公仲，《世界華文文學概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6月），頁9。

<sup>11</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3。

<sup>12</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5。

石獅子親切動情。四十年以後，司馬攻回歸故鄉：

**我走著似曾相識，但也有些陌生的路徑，終於來到了祖祠前面，遠遠地看見了那對久別了的石獅子。這時一陣陣的笑意從心田中湧上了臉，填滿了眉眼嘴鼻，久久不散，那對石獅子的眼睛比我大，已經先看到我了，早就笑起來了。可能還這樣想著：「挖石珠的傻子又來了！」可是我這回可學乖了，我不再挖那顆石珠，只用手指伸入它的口中，撥動石珠，重溫小時候那玩石珠的手法。<sup>13</sup>**

與四十年前相比，「我」自然聰明多了，知道那石珠子是沒辦法拿出來的：「我將手指從獅子口中縮回，摸著它的前額，是久別重逢，也是乍逢又別。我有很多心事想向它說，它也有很多心事想告訴我吧！但是都付於一笑之中。」石獅子作者鄉愁所繫的重心，石獅子口中的石珠「我是沒有辦法拿出來的」，意味著作者對中國故鄉的情感是永恆的、是無法消失的。作者在故鄉度過了童年，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和濡染，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他的情感形態、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和價值觀念等方面有著深刻的影響。從文化角度看，司馬攻的懷舊情緒和故鄉情懷包含著鮮明的文化懷舊色彩，而在藝術的時空中找回人的生命中值得追憶的那份真情和美好。<sup>14</sup>

〈石橋〉，司馬攻描寫故鄉的一座石橋，回憶兒時曾經在這條橋上無數次地走過：「我的故鄉有一條小河，河上有一條短短的石橋，這條距離我家不遠的石橋是由兩條橫放著的石板構成的，他們並列地排著，中間卻存著一道小小的夾縫。」<sup>15</sup>以及寫石橋的周圍的景致：

**還有周圍的稻田：有些時是青翠如氈，有些時是黃澄如浪。中間聳立著一座學校，兩旁二株高大的梧桐樹，還有一座四方形的兩亭。亭前的流水悠悠地閃過了石橋，伴著天上的白雲從容地飄向那東邊的竹林中去。<sup>16</sup>**

以上的風景，讓讀者感覺到作者兒時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情緒，讀來非常輕鬆和舒服。還寫到在橋上由於騎車不慎，掉入河中的情景。可能正是由於這種特別的經歷，讓作者始終記著這個橋，而對其他橋「沒有多大的印

<sup>13</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5。

<sup>14</sup> 張曉平，〈司馬攻散文二題〉，《華文文學》第4期（2001年），頁37。

<sup>15</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33。

<sup>16</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34。

象」。文章還頗為動情地寫道：

離開家鄉到泰國來，住在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曼谷。所見的橋，所走過的橋更多了，並且大都是長長寬寬的鋼骨水泥橋樑。可是我對這些橋都沒有多大的印象。藏在我腦海中的是故鄉的那條古老的石橋。它雖是短短的，但卻是長長地架在我的心頭，通向我那遙遠的故鄉。這條石橋我還是要走著的，我將把我垂老的足跡，印在石橋上面。<sup>17</sup>

司馬攻喜愛這座短短的，但卻總是長長地架在他心中的「石橋」。這座「石橋」是一種精神紐帶，是濃重的家園意識和尋根懷舊的情感表徵，這使得司馬攻的作品具有真摯、渾厚、感傷的懷鄉情緒，質樸動人。

司馬攻的〈湖上生明月〉、〈青山〉、〈飄過黃山〉，以血濃於水的鄉情來描寫祖國大好河山，表現作者深厚的故土和民族情懷。〈湖上生明月〉作者描寫了一次和作家朋友遊覽杭州西湖的經歷，點出了西湖的風景精華：

離開家鄉到了泰國，西湖離我更遠更遠，到西湖去的機會也就更少更少了。但是我對西湖的思慕並不會因離她更遠而淡下去，我還是嚮往西湖，想到西湖去看看湖光山色，岸上的三秋桂子，湖中的十里荷花。

這個季節是西湖最明媚的季節，氣候不寒不熱，桂花盛開，幽香四溢，翠碧青蔥的湖岸飄著陣陣清香。

今晚的西湖天朗氣清，只是月亮被雲層遮住了，只看到一抹黃澄澄的月暉。游艇慢慢開向湖心，月亮有時破雲而出，圓圓地掛在山峰之間，正是「雲移絕壁中間破，月自遙峰缺處圓。」古人的詩句寫得又真又美。<sup>18</sup>

此篇，作者也記敘幾位華人作家朋友一起參加活動，氣氛很熱鬧，使文章有景有人，把寫景狀物和寫人敘事結合起來了，內涵更加豐富。

〈飄過黃山〉敘述司馬攻登上了黃山，描寫黃山的風景特色，讓他印象很深刻：

---

<sup>17</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35。

<sup>18</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91。

**黃山處處是勝景，每一處勝景又像一幅一幅的山水畫。不，畫圖哪有這般真！而真的山卻哪有這樣美！我有點後悔來得太遲了，該早來幾年才是。<sup>19</sup>**

其實，作者的行程時間只有一天，他說：「雖然我在黃山的時間極短，我心中只印下了黃山的一角，但我的心中卻有整座黃山。」<sup>20</sup>他的心中留下了「整個黃山」，永志於懷。

此外，〈青山〉是司馬攻思念中國故鄉的青山，作者似乎把中國故鄉看作永恒的精神象徵，銜接了華裔的懷鄉之感。作者寫到：

**我還記著：在距離我家不遠處，有一條恬靜幽美的小溪：溪的那邊是一片肥沃的良田，再延長過去，幾座峰巒疊翠的青山作了這片良田的背景。青山是我思念的，尤其是小時候經常接近的青山。<sup>21</sup>**

文章開宗明義便點出了這是「家鄉的景色」，是童年生活環境的一個記號。通過童年的青山表達作者對家鄉的情感和意念。<sup>22</sup>而且描寫青山的風景美麗特色：「青山是美麗的，尤其是春天裡雨後的青山。」「青翠的綠衣上還綴著一點一點的黃的、白的、紅的的顏色，那是山上的野花。」<sup>23</sup>可是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高樓大廈的接連興起，青山也是越來越少了：

**二十年多來，經常見到的已經不是峰巒疊翠的美麗青山，而是一座座一排排的，高低不齊的高樓和排屋。新建成的大廈，高高在上，容光煥發，有點不可一世的樣子。<sup>24</sup>**

此時作者對這種人工的建築生出一種厭惡和不滿，因為它排擠了作者對故鄉青山的美好印象，進而也阻隔了作者和故鄉的心靈聯繫。作品中的結尾引用宋詞大家辛棄疾的名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從而引發了一些感傷，覺得歲月不饒人，青山依舊嫵媚，但是「我」已經上了年紀，不久將成為「兩鬢蕭蕭」的老人，心態也變老了。<sup>25</sup>

<sup>19</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13。

<sup>20</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14。

<sup>21</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68-69。

<sup>22</sup> 黃文強，《論司馬攻的散文的創作》（曼谷：華僑崇聖大學中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09年4月），頁3。

<sup>23</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68。

<sup>24</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69。

<sup>25</sup> 黃文強，《論司馬攻的散文的創作》（曼谷：華僑崇聖大學中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



〈水仙！你為什麼不開花〉，這篇作品司馬攻借著水仙花，抒發自己對家鄉和祖父的懷念，文章開頭寫到：

我愛水仙花，我愛她纖細的花朵有純潔的白，和淡淡的黃。我愛她似有似無的幽香，我愛她在冬天裏還笑得那麼清秀。我更愛她能促使我回憶起童年時家的溫暖和祖父給我的愛。<sup>26</sup>

祖父也來看水仙花，他高大的身軀站在我的背後，銀白色的長鬚正好垂在我的頭上，我正想向祖父問一問這些花朵能開多久？回轉過頭來，只見祖父滿臉笑容，斜下眼睛俯視著我。啊！他不是看水仙，而是在看著我呢！這慈祥的眼神，可敬可親的笑容，在那寒冬的時節，給我帶來了無限的溫暖。一時間把要問他的話也都忘記了。<sup>27</sup>

來到泰國後，司馬攻就沒有機會養水仙花了。但是，他對兒時水仙花的溫馨記憶念念不忘，所以先是到古董店買一對青瓷水仙花盆，說是聊慰相思之情。後來有機會託朋友從汕頭帶回十多株漳州水仙，經過辛勤栽培呵護，卻是綠葉徒長，開不了花。他說：

我終於失望，心裏有些惆悵，水仙啊！你為什麼不開花？這裏不適宜你生長麼？還是你太固執！也罷！這裏不適宜你生長，我就到你的母家去看看你。帶孩子們一同去，我不為「坐對真成被花惱」，而要「出門一笑大江橫」。找一個水仙花開的季節，我去見見你，即使你要笑我這個多能適應環境的人，我也在所不計了。<sup>28</sup>

透過水仙花，司馬攻抒發了濃得化不開的鄉愁，寄託一種渴望融入故鄉，又一時無法實現的無力感，溫馨動人。

〈明月水中來〉，此篇司馬攻從一把壺底刻有「明月水中來」五個字的祖傳中國宜興朱砂小茶壺寫起，展示了祖父、「我」、兒子三代人對潮汕功夫茶的態度和感情。孩童時代的司馬攻不愛喝茶，也不懂得珍惜這把祖父心愛的小茶壺。隨著歲月的流逝，在三十多年前來到泰國之後，就同泰國的潮州人一起，養成了用小茶壺喝功夫茶的習慣。這時司馬攻擔心自

---

2009年4月)，頁3。

<sup>26</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6。

<sup>27</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7。

<sup>28</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20。



己那十多歲的孩子，將來可能不愛喝茶而把小茶壺「冷藏」，甚至「打碎」。比如，有時「我」要十幾歲的兒子來喝功夫茶，可是他只喝了小半杯便嚷叫起來：

**哎呀！這樣熱，這樣苦！我不要啦！**<sup>29</sup>

於是司馬攻無可奈何地發出了慨歎：

**我有一個感覺：這把小茶壺，算是傳了三代的小茶壺，將來又要寂寞了！當我死去之後，它可能會永遠地寂寞下去。我的兒子是不會喝茶的！這小茶壺將來的「命運」如何？被打碎呢？還是被冷藏起來？唉！我倒後悔把它帶到泰國來了。**<sup>30</sup>

司馬攻本來以為潮州茶文化就在他這一代停止傳下去，但後來發現他十多歲的兒子竟然在笨拙地學沖功夫茶：

**有一天，那是一個假日，我出外訪友回來，當我踏進客廳裏時，我大大地吃了一驚，我那個十多歲的兒子，他坐在我經常坐在那兒喝茶的地方，用他那生硬的手法，拿著這把小茶壺，正在沖他的工夫茶喝。他一見到我，笑了一笑，就走開去。我也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笑了一笑。我這時心中的笑意比臉上的笑容還要強烈得多。**<sup>31</sup>

兒子開始在泰國嘗試又燙又苦的功夫茶，這一發現不僅使「我」大大吃了一驚，而且還笑逐顏開地意識到：

**這把小茶壺將不會寂寞，它又將有新的主人了。它先時是我祖父的，現在是我的，將來是我兒子的。**<sup>32</sup>

不僅如此，「我」還由此感悟到「明月水中來」題辭的真正含義：

**「明月水中來」，這個明月，我看得分明；她是故鄉的那輪明月。這明月我將留給我的兒子，以及他的兒子。**<sup>33</sup>

喝功夫茶是潮汕人的風俗，以茶待客，更是潮汕人的優良傳統之一，暗合了功夫茶道「和、敬、精、樂」的文化精髓。文章中的這把小茶壺，既具體代表了潮汕茶文化，同時又是整個潮汕文化以至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象

<sup>29</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5。

<sup>30</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5。

<sup>31</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5。

<sup>32</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5。

<sup>33</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5。

徵。同時，文章的根本思想與過去的思鄉懷舊詩文有了很大的不同。過去「落葉歸根」式的戀土情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發展成為「落地生根」式的文化薪傳。司馬攻所期盼的，或者說海外潮人所期盼的，已不再是落葉歸根的遐想，而是故土文化能在新的鄉土上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由於司馬攻賦予了一個積極樂觀的主題，〈明月水中來〉<sup>34</sup>便不僅具有感人的力量，而且具有不容忽視的社會價值。

此外，〈古今共傳惜今夕〉<sup>35</sup>寫中秋節，〈礪青！我為你沉思〉<sup>36</sup>寫司馬攻中學生活點滴，也是屬於鄉愁系列作品。上述這幾篇散文，都是圍繞著「戀鄉懷舊」的文學母題，表現了海外華人對故土的不可分割的特殊感情，顯示了作者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民族情感，並以博大而深刻的胸懷道出了「兩個故鄉一樣情」的主題。故鄉情深，凡是在海外謀生的華夏子孫，對自己曾生活過的故土都有一種特殊感情，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紐結，對於「離國三十載，別鄉四十年的」的司馬攻來說，更具有「文化鄉愁」的意味。在一系列「思鄉懷舊」的散文中，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都突破了單一鄉愁的表層模式，擴展上升到文化尋根的深層。

#### 肆、華裔泰國文化的視野

##### 一、泰國文化

司馬攻在〈化得水仙開花來〉一文中，說明他的身份認同：「我為我的血緣驕傲，雖然我的祖母是泰人，但我承認我是漢人，是一個第三代的泰籍華裔。我也承認我和泰國有緣，我這一生在泰國居住得最久，並將以這一方淨土，作為我終生之緣。」<sup>37</sup>由於司馬攻認同泰國，把泰國視為「淨土」，作為「終生之緣」，因此他有多篇描寫泰國山川風物的散文，包括〈遊河〉寫湄南河，〈桂河橋啊，長長的碑〉寫桂河大橋，〈曼谷的橋〉寫曼谷橋樑，〈小河流夢〉寫華僑勞工開鑿運河的歷史，〈冬潮〉寫曼谷郊區潮水上漲，〈曼谷玉佛寺十二門神〉寫玉佛寺門神，〈紙船明燭照天燒〉、〈還願〉寫水燈節，〈石宮的啓示〉寫吉蔑人遺留的神秘石宮，〈考艾山之夜〉寫考艾天然公園，〈景甲庄記遊〉寫高山湖泊等，筆端充滿濃濃的情感，表現

<sup>34</sup> 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年8月），頁506。

<sup>35</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46。

<sup>36</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74。

<sup>37</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42。

他對泰國的一片赤誠愛心。

〈遊河〉，司馬攻敘述他和一些作家朋友乘船遊覽湄南河的過程。湄南河是泰國主要的河流，也是象徵泰國人民文化精神及感情的「母親河」<sup>38</sup>。作者寫到：

湄南河的風光，說句實話，並不怎麼美麗，她沒有如龍如鳳、似幻似真的綿綿山脈來襯托，也沒有觸目驚心的懸崖削壁來壯壯她的聲勢。她有的是她的內在美，她流經之地盡是肥沃的平原，她蜿蜒地流著，她流綠了這片土地。兩岸的椰林叢中，村庄接著村庄，間或還有很多形碧輝煌的廟宇。臨河的「高腳厝」，厝下的小舟，湄南河有她自己獨特的風貌。所以還有很多的人，來到這條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湄南河上游賞。這艘平凡的船也正臥在她的心中，細聽她的心曲。<sup>39</sup>

接著，司馬攻將遊船上的作家們分成幾群，分別描述他們面對湄南河，靈感乍現、文思泉湧的笑臉。司馬攻說：「現在他們又多負了一些債，欠下了湄南河的許許多多的詩債。」<sup>40</sup>結尾又說：

這平凡的船離開了挽巴茵行宮，慢慢地駛回曼谷來，帶著一群平凡的人，一船不平凡的文思詩意，半船月色回來。這時已是晚上八時許的時候，湄南河靜靜地躺著，她顯得更有詩意，河面上連續地映著遠處的、近處的一條條的閃光，長長的、遠遠的閃光。<sup>41</sup>

這分明是司馬攻在向同遊的作家們催稿，盛情地邀請大家一起書寫湄南河沿岸的美麗風光，齊心協力創造湄南河這永恆的泰國「母親河」文化意象的內涵。司馬攻揄揚泰國文化的用心，是十分誠摯感人的。

〈桂河橋啊，長長的碑〉，司馬攻記敘觀光桂河大橋的經過。桂河大橋位於泰國西部，是日軍佔領泰境期間，強迫盟軍戰俘建造鐵路，連接緬甸及暹羅所造的橋。面對這座既是溝通泰緬兩國邊界，卻又沾滿千萬人鮮

---

<sup>38</sup> 湄南河，它的全名是「湄南昭披耶」(Mae Nam ChaoPhraya)。Mae Nam 即是泰語的「河」，ChaoPhraya 才是這條河的名字。「昭披耶河」是暹羅王室頒贈給貴族或有功人士的最高爵位，意即最尊貴崇高的河流，是一條聖河。

<sup>39</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62。

<sup>40</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63。

<sup>41</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64。

血，有「死亡之橋」惡名的戰爭名橋，司馬攻的歷史情緒是頗為複雜的，他說：「每次看桂河橋歸來，總想寫寫幾句，結果都沒寫成。我不知要以什麼語句來寫桂河橋。當我提起筆來，千萬種思緒湧上心頭，但隨即又被一層層沉重的心境壓了下去。」<sup>42</sup>他把這座承載著戰爭痛苦記憶的橋，稱為「矛盾的橋」：

有不少當年拿者皮鞭、刺刀，威迫著大批俘虜，以及平民，在烈日暴雨、山瘟瘴氣之下艱苦建橋築路的日本老兵來觀光桂河橋。也有一些曾經參加建橋築路的盟軍，以及無辜的平民來此憑吊這座以他們的血淚、朋友們的枯骨構成的橋。當年鞭打人的，被鞭打的，他們走在這座橋上，眼淚掉在橋上，哭泣的聲音在桂河中蕩漾。他們流完了淚，哭罷了情緒之後又在橋上高歌歡笑，時光滑過了這座橋，把它風化成一座矛盾的橋。<sup>43</sup>

司馬攻又總結描寫說：「眼前的桂河橋像一條巨大的黑色的鋼鞭，它橫在穹蒼之下，帶血的水，摻骨的沙在這條堅強的反戰的鋼鞭下轟轟作響。」<sup>44</sup>這篇作品剖析歷史真象鞭辟入裏，語言精煉，形象鮮活，把我們今日面對這座戰爭名橋引發的錯綜複雜、矛盾百出的歷史情緒，寫得得淋漓盡緻，而新奇的標題「桂河橋啊，長長的碑」，更是引發我們的深思。

另外，〈曼谷的橋〉描寫泰國橋梁的建築藝術，詳瞻而生動，頗富神采。例如由形態得名的橋，有象橋、狗橋、龍橋、虎橋。虎橋的描寫如下：

虎橋的美麗，並不是同象橋一樣，美在其虎頭的形狀，而是橋邊欄杆的形式極是美觀。橋長十七公尺，闊六公尺半，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鋼骨水泥橋，兩邊橋欄分成九段，中央一段有泰文寫著：「沙攀石龍氏，佛曆二四五七年」字樣。其他八段分配在這中段的兩旁，每段有八條美麗小欄杆，整齊有序地豎立著，就在每端第一段及第二段的相連處，有一以泰式圖案塑成的橋柱，聳立在橋欄之上，線條曲折，玲瓏可愛；柱上有一圓形的盤，直徑約一公尺，也刻有一式圖案。再上面又是一小盤，盤中放著一些生果，更有鮮花環繞其間。由於出自高手之作，這些果物塑來栩栩如生，是極有藝術表現

<sup>42</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25。

<sup>43</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25。

<sup>44</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26。

的一道泰式橋梁。<sup>45</sup>

這樣的刻劃描繪，把虎橋的美麗精緻，俘雕般地再現。另一段是：「虎橋不單橋身美麗，其所處的環境也頗幽靜宜人。有一天，是晚上七時許多的時候，我站在這橋上，看見空落河面眾多的橋梁，一條一條整齊地平行著，也隱隱地看橋邊幾株野花，雜在亂草之中，鮮紅、可愛，很是出色。天上的明月跌在小河裏，陣陣輕風吹來，月兒在水中抖悚，好似不勝其寒。這情景使人想起了姜夔那闕〈揚州慢〉詞中的：『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唉！擾人心緒的橋。」<sup>46</sup>這樣的描寫，頗富詩情畫意，令讀者如臨其境，切身感受。

關於顏色而且得名的橋，有白橋、黃橋、烏橋、紅橋。描寫舉例如下：「白橋，它堅實地橫在軍甲森河上，因爲它的顏色是白白的，所以得到了這清白的美名。以前只有一道，現在一變三，共有三條白橋。」<sup>47</sup>又：「黃橋，本是一道很出名的木橋，橋身漆成黃色，因小河已變成了馬路，這道木橋再也不能看到，只留下了它的名字，代表著這地區被人叫喚，黃橋是華僑羣集的地方。」<sup>48</sup>這些以顏色得名的橋，表現出泰國橋樑建築文化的特色。

對於轉橋的描寫，則同環境變遷結合起來。文中說轉橋是華僑商業聘街<sup>49</sup>的起點，「轉橋是護城河上的吊橋。以前會轉來轉去，現在轉橋不會移動了。十年前還是一條木橋，現在又變成鋼骨水泥橋。」<sup>50</sup>此外，作者在文中提到，有的橋梁還同制煞消災有關：「曼谷有些商店正對著橋，門上掛著八卦牌，獅頭啣劍、白扇等的制煞法寶，有些頗有效力，生意倒也興隆。有些對著橋頭的房屋、古屋，終年貼招出租，一人轉承一人，大都

<sup>45</sup> 司馬攻，《泰國瑣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12月），頁27。

<sup>46</sup> 司馬攻，《泰國瑣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12月），頁28。

<sup>47</sup> 司馬攻，《泰國瑣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12月），頁28。

<sup>48</sup> 司馬攻，《泰國瑣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12月），頁28。

<sup>49</sup> 所謂「三聘街是華僑羣居之地，也是曼谷第一個商業中心，地位頗爲重要。因此有三位泰國帝皇曾經御駕經過這裏，視察和宣慰這一帶的外僑。」「三聘街」是賣各種各樣商品，從最便宜的到最昂貴的物品都應有盡有，任由選購，現在都是紗布店和鑽石首飾店，還有擺在店面前門前的攤販和挑擔的小販也很多。

<sup>50</sup> 司馬攻，《泰國瑣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12月），頁41。

認為凶宅，不敢領教，移居別地。」<sup>51</sup>由此可見，橋樑同華人的民俗信仰也發生聯繫。

## 二、泰國社會問題的反思

司馬攻的散文提出一些泰國社會問題的反思，例如生態環境和文物資源的破壞是泰國的一重大問題。不管是山川、島嶼、河流、海灘和森林，風景區內城市化現象嚴重，景區的完整性和整體品質受到破壞。〈問渠為何濁如許〉一文，作者記述和評論泰國的生態環境情況。他從河渠生態環境的實際出發，評論了泰國一些重要河渠的現狀和存在問題。作者以「軍甲森港」為例子：

**曼谷境內衆河渠中最骯髒不清潔的是軍甲森港。依照世界上一般國家衛生機構的規定，水中含污標準是每公升廿毫克，超過了廿毫克的水便被認為不潔，可是軍甲森港的港水，據泰國衛生廳分析後，每公升含有污染質達二〇六毫克，超過了標準量十倍！不單骯髒而且進入了有害於人的地步了。<sup>52</sup>**

同時，作者提出河渠污染的原因：「婦女們在河邊洗衣是最普通的事，而沿河人家所設的廁所大都搭載河上，排出的糞便直接掉入水裏，是一種正莊『水廁』，使用這種水廁的人說道很有衛生，因為廁中沒有臭味，涼風從下而起。」屎便隨放隨水流，倒也另有一種風趣。

在交通方面，作者對曼谷的交通問題反思，特別是塞車的問題。在〈微笑在空中擊掌〉作者以「素坤逸路(Sukumvit Rd.)」為例子：

**素坤逸路被列為目前曼谷市區六大塞車馬路之一。這條馬路經常塞車，早晚二段時間更是嚴重，三排頭尾相接的汽車，堵死在馬路上。<sup>53</sup>**

作者對開車的人的態度也加以批評：「好不容易等到橫在我面前的車子蠕動了少許，我便乘機輕踏油門，將車頭伸出幾寸，看看有沒有較為有良心的駕車者將車子停下，網開一面讓我的車子轉入馬路。但是，很少遇到有『良心』的人，因此我的車子也不容易進入馬路。」寫出了城市塞車的實況。

<sup>51</sup> 司馬攻，《泰國瑣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12月），頁41。

<sup>52</sup> 司馬攻，《泰國瑣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12月），頁19。

<sup>53</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65。

另外，泰國作為世界級的旅遊勝地，娛樂業的興隆是自然的，但泰國的色情娛樂業作為旅遊業的伴生物，其發展速度則不免異乎尋常。許多旅遊區內都有色情按摩院、男女同歡的「鴛鴦池」等，就連享譽世界的芭提雅、普吉島都設有脫衣舞會、「人妖」表演秀這樣專門的色情演出場所。<sup>54</sup>

〈芭提雅·人妖·古盜〉，司馬攻在這篇提到四十年前芭提雅是一個十分寧靜的漁村，而如今「她已由一個樸素無華的村姑，變成一個妖嬈千姿的豔婦。」來到芭提雅旅遊的時候，旅客們一定會去觀看最高水準的人妖藝術表演。司馬攻先解釋何謂「人妖」，他說：「人妖亦作『人妖』，指人事的反常現象，或用來稱那些偽裝異性，以及有生理變態的人。」<sup>55</sup>接著進一步描寫：

**芭提雅的人妖歌舞團，是那些有生理變態或為了生活的人易弁而釵，登臺表演。他們依著錄音帶播出的歌聲，強裝著口型作狀歌舞起來。在燈光、音樂、服裝等等的氣氛下，居然也有三分姿色。但當他們下臺和你親近時，有一些人妖會使人浮起雞皮疙瘩。一位由中國來的朋友，他前往芭提雅觀看人妖表演，完場時，一人妖下臺和他搭訕，本來當他看表演時心裏就有點不自在，眼見這下臺來的人妖，滿臉胭脂，聲如破鑼，他很是害怕，當他對我提起這件事時猶有餘悸。<sup>56</sup>**

這段描寫，不但十分精準地抓住泰國人妖表演的特色，並且栩栩如生，寫出眾多觀眾的普遍感受。

〈是樂園的早晨〉，司馬攻提到在是樂園地區的泰國色情行業，來該地消費的多半是泰國男人。每夜有不正當的女人在這裡招攬顧客，有駕著漂亮的汽車帶著女性來這裡談情說愛，「有時談得興起，把汽車、草地當作陽台，就地雲雨起來。」<sup>57</sup>幾年來警察加強治安管理，夜裡多派警察巡邏，甚至午夜過後又把園門關了，不過經常還有不道德的事件發生。特別是夜間，罪惡的事件依然層出不窮。

此外，司馬攻在〈夜生活〉、〈大茶室〉論述泰國夜生活的工作及妓女

---

<sup>54</sup> 泰國旅遊專題指南博網：[www.caexpo.com](http://www.caexpo.com)

<sup>55</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61。

<sup>56</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61。

<sup>57</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8。



問題。有一些旅客來到泰國旅遊，一定會去娛樂場所玩，包括：妓院、賓館、夜總會、按摩院、酒吧、美容院、卡拉 ok 等。<sup>58</sup>在〈夜生活〉<sup>59</sup>中：提到說過夜生活的人大部分都是工廠的夜班工人，幹報館業、專做夜生意的食店、計程車司機等。而且寫道曼谷的守閨的夜生活，包含舞娘、浴女、妓女之類。

〈大茶室〉則寫得很妙趣橫生，幽默諷刺至極。作者寫道：

**其實曼谷的茶室不同於古之茶舍、茶肆，今之茶樓、茶館。這裡的茶室沒有安溪的鐵觀音，只有泰南的黑觀音；沒有高橋的銀峰，只有高聳的雙峰；沒有南京的兩花茶，只有洛堪黛的金花女；沒有武夷的大紅袍，有的是大紅紗龍。<sup>60</sup>**

有些外地人來曼谷，見到這裡有很多大茶室，以為曼谷人喝茶成風，陸羽遺風盡現，其實是妓女賣淫場所，大茶室變了味。這裡司馬攻很巧妙地拿泰國的妓女跟中國的名茶兩兩相比，進行辛辣幽默的諷刺。泰國南部的姑娘皮膚黝黑，故曰：「黑觀音」。而農村姑娘穿的是泰國的大紅紗龍。<sup>61</sup>接者司馬攻還引用《天中記》：「明月峽，二山相對，面壁峭立，大澗中流。茶生其間，尤為絕品。」等茶文獻，借用來形容曼谷茶室的浪漫風光。文末作者還寫了一首打油詩曰：「此茶雖不是那茶，同為明月峽邊生。牡丹花笑金槍動，曼谷境內茶室夜。」<sup>62</sup>此處的隱喻頗為幽默和俏皮，可謂妙趣橫生。

### 伍、泰華文化的歷史交流

中國和泰國是友好鄰邦，中、泰交往的歷史由來已久。中國有很多豐富燦爛的傳統文化瑰寶。僑居泰國的華人，把這些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帶到了泰國，包含飲食、建築、手工藝術、繪畫、雕刻等方面。<sup>63</sup>司馬攻的散文，也表現了一些泰、華文化的歷史交流內容。

<sup>58</sup> [Insight Guides](#) 主編，《泰國-知性之旅》（台北：時報出版社，2008年8月），頁166。

<sup>59</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495。

<sup>60</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438。

<sup>61</sup> 張國培，《20世紀泰國華文文學史》（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頁145。

<sup>62</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438。

<sup>63</sup> 尼提·伊斯翁，《雞嘴與》（曼谷：岸馬琳出版社，1984年），頁110。

首先，〈粿條〉，司馬攻敘述粿條傳到泰國的情況：「粿條傳到了泰國，並沒有被人叫做『暹羅粉』。雖然粿條傳入泰國的歷史比傳入沙河要早得多，而粿條依舊被人叫做粿條。泰國話的粿條發音也還是粿條。」<sup>64</sup>他解釋粿條的由來，把「粿」字解釋得很清楚。司馬攻說：

**粿條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中國人不知道粿條是什麼。……原來這個「粿」字也是發明粿條的潮州人所發明的「潮州字」。……簡單的說，粿條就有點像麵條：只是麵條是用麥子製成的，而粿條是以大米做的。至於這個「粿」字，要用普通話來發音，那就念成「果」字就好了。<sup>65</sup>**

其實，潮語的所謂「粿」，實際就是別處所稱的「糕」，但包括的範圍又不單純是「糕」。隨著文化傳播和發展，現在泰國也融入潮汕粿條，並逐步發展成為泰國餐飲文化的一個部分。泰國人一日三餐一定會有粿條當主食，如：泰式炒粿條、泰式湯粿條，配有魚丸、牛肉、雞絲、豬肉等各類。

另外，〈荔枝奴〉一文最能表達司馬攻對兩個故鄉的感情和期盼。文中的荔枝奴--即龍眼，其實是華人的象徵，是中華文化的象徵。司馬攻說：「龍眼樹在泰國，歷經一百多年的奮鬥。它們遭遇了多少次的枯萎，又得到多少次的重新萌芽，它們經過幾多次遷移，多少回壓條，多少回接枝，忍受了多少煎熬，才換得到今天的花開簇簇，結朱實之離離。」<sup>66</sup>司馬攻所盼望的，正是華人能夠在新的鄉土落地生根，是中華文化能夠在與泰國文化嫁接後，在新的鄉土開出燦爛的花朵，並結朱實之離離。<sup>67</sup>作者把中、泰兩個故鄉聯結起來，體現出兩國人民的密切關係。這種文章使讀者不僅能增長歷史知識，並且能從中獲得有益的啓示和教益。

〈佛寺裏的石翁仲〉，描寫佛寺門兩側的石翁仲，從中國被運到泰國，身上打扮中國式的古代袍服，站在佛寺裡，聽晨鐘暮鼓、經文偈語。司馬攻說：「石翁仲，你們站在這裏，沒有二百年也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吧！佛

<sup>64</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405。

<sup>65</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405。

<sup>66</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41。

<sup>67</sup> 陳賢茂、杜麗秋，〈文壇雙璧 交映生輝—司馬攻夢莉散文之比較〉，《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1期（2003年），頁64。

寺裏的晨鐘暮鼓，經文偈語，你們聽得多了，就是鄉音未改，泰語的發音不純正，也早已入鄉隨俗了。古老的中式袍甲未解，為的是作為一個紀念。」<sup>68</sup>此篇是中、泰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正是因為中、泰兩國人民有如此悠久的文化交流，華裔作家才易於與泰國文化相溝通、相融彙。

〈芭提雅·人妖·古瓷〉，敘述泰國著名的旅遊勝地芭提雅，近年打撈海底沉船，發現大量中國古瓷。中國陶瓷歷史悠久，約在史前已有了。<sup>69</sup>隨著中國古船寶物被發現和展示於世人眼前，芭提雅也就成為有吸引力的古董市場，許多收藏家和掘金家紛紛前來尋寶：

**泰國有很多「出水文物」，這些從海中打撈出來的海底文物，大多數是中國古瓷。古瓷「出水」多的地點是大城和芭提雅。<sup>70</sup>**

作品中敘述中泰的瓷器經濟交流的歷史，讓讀者認識不少有關瓷器的知識：「宋代瓷器是大放光彩時代，並源源向歐亞及南洋等地輸出」、「元時中國不單對暹羅<sup>71</sup>輸出陶瓷器，同時也輸出了製瓷的技術人才」、「宋卡洛瓷是以中國人的技術，泰國的瓷土，燒製而成的瓷器，是中、泰兩國人民友好合作的結晶」、「大城王朝時代，泰國對瓷器的需求增多，於是，中國的瓷器從南海經湄南河，大批的輸入泰國。」

另外，〈一個陶罐〉，司馬攻記敘在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個小陶罐。它是素可泰時代的古陶罐。有幾個朋友對這個陶罐進行了評論。有人說它是一個骨灰罐，有人說不是，只是一個普通陶罐。司馬攻有自己的看法：

**我拿著這個小陶罐仔細端詳，裏面沒有骨灰，也沒有什麼東西。但是，這個小陶罐很沉重，似乎裏面有很多東西——手跡，眼淚，腳印，骨灰……它已沈甸甸的裝滿了一罐歷史。古老的陶罐它本身是古老的友誼的凝結，它裏面貯藏的更多。我默默地對著這個陶罐沈思，**

<sup>68</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中國：[鸞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84。

<sup>69</sup> 凌嵩郎、蓋瑞忠，《藝術概論》（台北：空中大學印行，1987年6月），頁243。

<sup>70</sup>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中國：[鸞江出版社](#)，1998年4月），頁163。

<sup>71</sup> 泰國，史稱「暹羅」，至1939年6月24日起，由政府改名為「泰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9年，又改回「暹羅」，1950年以後複用「泰國」國名。本文為行方便，均以「泰國」稱之。

我發覺我的心也掉落在這個小罐裏了。<sup>72</sup>

此篇，我們可以知道不管這個陶罐是不是骨灰罐，作者連「心」也掉落在那個陶罐裏了，是被它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所征服，所吸引，所陶醉。這樣的文字對於一篇散文就有「提神」的作用，讓讀者把視線從眼前實物轉向深層的思考，同作者一樣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其實，「陶罐」它本身凝結了文化和歷史，凝結了中、泰兩國的友誼，凝結了中、泰兩國人民的勞動智慧，這是陶罐的價值所在。<sup>73</sup>因我們知道，中、泰的歷史交流悠久，據傳羅堪罕<sup>74</sup>在 1299 年造訪中國，而中國《元史》上也記載：1282 年至 32 年，使節團從暹羅（其實是素可泰）來到中國共有七次，而且中國的工匠，也曾來到暹羅，教導泰人製作亮麗瓷器的秘訣。<sup>75</sup>可以說，中、泰一直是很友好的近鄰，彼此交流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眾多中華優秀文化老早就被移植，並紮根於泰國。

最後，〈祖國的芒果樹〉，通過描述祖母的芒果樹，深情地謳歌中、泰兩國人民的友誼和血肉相連的關係。文章中提到，祖母是地道的泰國人，在中國住得久了，她的潮州話雖說得有一點兒生硬，但也算得上流利。衣、食、住更是很中國的了，可是，她一切都中國化了，只有喜歡吃檳榔卻怎樣改也改不過來。祖母 30 歲時隨祖父來到中國，因此，出現了一個矛盾性的命題：祖父「葉落歸根」，祖母則「飄落他鄉」。和中國人離鄉背一點故鄉井土一樣，祖母從泰國帶了一些種子樹苗，然而存活下來的只有一株芒果樹。這株芒果樹也就成了祖母鄉思的唯一對象。而當芒果樹被強行砍伐時，祖母病倒在床；當插在花盆裏的芒果枝不再發芽時，祖母也就去世了。可以說，芒果樹是祖母故土情結的載體或象徵，芒果樹和祖母的生命一體化了。芒果樹消逝，祖母的故土情結也就失去了載體。<sup>76</sup>因此這並非是一篇單純的悼念過世親人的抒情散文，因為懷念祖母也就是懷念自己

---

<sup>72</sup> 泰華各家：<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

<sup>73</sup> 黃文強，《論司馬攻的散文的創作》（曼谷：華僑崇聖大學中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09 年 4 月），頁 28。

<sup>74</sup> 羅堪罕是素可泰泰國最著名之君主開國君王。

<sup>75</sup> [Insight Guides](#) 主編，《泰國-知性之旅》（台北：時報出版，2008 年 8 月），頁 30。

<sup>76</sup> 張曉平，〈司馬攻散文二題〉，《華文文學》第 4 期（2001 年），頁 38。

靈魂的另一半，祖母象徵了自己生命中來自泰國的異族血脈和文化，而當年年輕的祖母隨同祖父移居中國，以及祖母帶著的芒果樹樹苗從泰國越洋而至中國的整個移植過程，也象徵了自己靈魂中兩種族裔血脈文化的彼此適應與融合。

### 陸、結語

司馬攻是對泰華文壇的繁榮，付出極大心力的領袖人物之一。在代表當今泰華文壇最高成就的散文文類中，佔有重要的創作地位。司馬攻的少年時代在中國度過，得到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哺育，定居泰國後又接受泰國文化的廣泛薰染，兩種文化的交融集中在他的身上，這就構成了他個人獨特的文化素養。司馬攻的散文，從一種歷史時空、地域環境、傳統民俗中，揭示社會實況和人生世相，從而構成了別具風采的文化意涵和人文精神。讀者可以感受到他對祖國故鄉的熱愛，對泰國本土文化以及社會問題的關懷。司馬攻的散文，浸透了中、泰歷史文化的交流背景，烙印上了湄南河邊的泰國民俗風情，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眷戀和對泰國文化的理解，從而呈現出一種特殊性、融合性與複雜性相互結合的文化內涵，值得吾輩繼續深入探索學習。

### 參考書目

#### 一、專著

1. 尼提·伊斯翁：《雞嘴與》，曼谷：岸馬琳出版社，1984年。
2. 凌嵩郎、蓋瑞忠：《藝術概論》，台北：空中大學，1987年6月。
2. 司馬攻：《泰國瑣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年12月。
3. 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4月。
4. 黃仲正：《泰國》，台北，台灣英文雜誌社，1991年。
5. 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第2卷)，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年。
6. 公仲：《世界華文文學概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6月。
7.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修訂本)，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
8. 張國培：《20世紀泰國華文文學史》，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

9. 秦永洲：《中國社會風俗史》（修訂本），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 7 月。
10. [Insight Guides](#) 主編：《泰國--知性之旅》，台北：時報出版社，2008 年 8 月。
11. [楊明賢](#)：《旅遊文化》，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10 年 7 月。

## 二、期刊論文

1. 陳春陸：〈泰國華文文學史料(上)〉，《台灣與海外華文文學》第 2 卷第 10 期，1988 年 6 月。
2. 錢芃子、費勇：〈海外華文文學的中國意識〉，《中國比較文學》第 4 期，1996 年。
3. 陳大為：〈當代泰華文學的湄南圖像〉，《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 2 期，2002 年。
4. 楊玲：〈[夢莉當選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會長](#)〉，《華文文學》第 2 期，2010 年。

## 三、論文集

1. [饒芃子](#)：《[海外奇葩：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集](#)》，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 年。

## 四、學位論文

1. 張偉鋒：《泰華文學及其文化內涵》，福建：華僑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4 月。
2. 黃文強：《論司馬攻的散文的創作》，曼谷：華僑崇聖大學中現當代文學碩士論文，2009 年 4 月。
3. [黃渭江](#)：《泰華文學及其文化內涵》，福建：華僑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 11 月。

## 五、網路資料

1. 泰華各家：<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
2. 泰國旅遊專題指南博網：[www.caexpo.com](http://www.caexpo.com)